



静観集書

書

~16  
2428  
5





和  
2428  
9-5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十二

書

與朴和叔世采○甲辰

生於近日欲靜處艾炙出寓東湖書堂者已七八日  
茲與左右阻信久矣不任瞻戀之至不審初炎侍奉  
啓處如何前日惠書及規警之語宜卽奉答而其間  
有非我所敢當者以此愧感不能為語向者李副學  
錫爾令公再送長書勉我以退栗出處生惶恐愴况  
未能卽答矣今者左右又以陶山晚年事業責我儕  
友之未能深知而過有所勉勗則理或然矣固無足





恠而豈意君亦為此語耶生之年來蟄伏病也非學也抄錄諸書不過欲消長日而已非有意於著錄傳後也然其所謂猶是第二件工夫留意於端的用心處云者可謂字字藥石亦豈可以我之鄙陋而廢君高明之誨也末端所謂自不得不與時事相關在都終始善處非大賢以上手段不可云者亦是名言頃者同春連有書亦有此等語緊勸吾遠去也生亦豈不知此而非但此固非生之所敢任者况自家形勢力量亦有所未能遽辦者尚未免汨汨於俗利場中此實勢使然也非有所係戀而然也今方謀得菟裘

之地未知果能有成否生於望前當仍留此而生以灸瘡不能遠往君或可以一棹帶月上來與我同宿於奉恩寺或江村穩作一夜之話耶近者溫繹心經兩有數處疑晦者尤欲與君一番討論耳前去濂浴風雅還擲如何適擾忙草不具

荅朴和叔 乙巳

即承委復憑審靜况珍重傾慰傾慰所示之意委曲懇至無非出自肝膈者雖是一家之間非君則誰肯以此一針下此頂門上耶當初未即退屏者只緣積病沉痾拘於醫藥之致然因此遂廢出入長事杜門



亦果太過而顧念不計 君父之疑宮戚之怒晏然  
自若於輦轂之下者大非古人遭如此境界而自處  
之道况漸敗氣力暫動輒痛尤以此益自牢關庶幾  
前頭或得差完復為全人則便當出郊其前不欲為  
無益之出入以致添病大意不過如斯本事是非與  
謗議深淺今都置之相忘之域君所謂徒為此泯嘿  
云者何意也不曾上書自下則泯嘿之外更有何事  
耶雖或出入亦不過泯嘿而出入而已耳清陰年譜  
當問於父令兄弟若果送示則當又轉送於君處耳  
君書中襄之一字無乃太早耶此等語雖是閑漫筆

札恐宜審慎也尤丈書見後還送所謂二紙未知是  
何事無乃是君家前日疑禮之答耶其所謂毋怠撫  
存之語只是自謙之語耶後便回示心經質疑還呈  
近者連見尤丈書多有與君相對一見之文字而無  
由對晤也來价立促走草只此

荅朴和叔

情坐綵寓忽承惠札傳自洛中此間傾慰如何如何  
在於頃者忽聞春丈左台諸公於途中多陳之之所  
不敢當之語至有特叙之命不得已其夕即出城  
來一卿令公廣津別墅與一卿同處米月初將移仁



揚州乾川地家兄座舍為過冬計向來為醫藥所拘  
苟蹲城裡者為大煩惱作一病祟矣今此出來毋論  
前頭狼狽之如何得脫膠漆盆中來坐江湖之上身  
心灑然頓似沉疴自祛數日前春丈與趙副學連送  
書以問生荅之以今者行色冒夜出城似黃面老子  
蒼黃渡江似曹溪長老來與一令清坐於室中吟病  
談空又似維摩居士雖見絕於諸丈亦足為禪門高  
品云想必見之一笑也衰字偶有所及何若是勤勤  
回示耶病且衰與血氣衰語意自別不可引彼証此  
也繁我自稱衰稱老何與於人然必有妄自尊大之

謂且以自處之道言之亦欠溫恭卑遜底意况又有  
不稱老之嫌者耶曾見挹翠朴公集中有纔過二十  
便有白髮衰老之語每有不快之意令人厭者矣頃  
見君書中亦用此字鄙意以亦太早略及書末此亦  
出於相愛之意也然此鬚髮盡變云者亦似太過毋  
乃過於二毛而然耶自有其樂何至於是殊可歎訝  
也退陶所云與晦齋本書不同者終未知其故此是  
晦齋晚年所著固無中晚之異伏想退陶先生豈或  
近者差誤而論先輩所著述以垂於後也此無其理  
其中以聽訟一節上係經文之末者與伊川同而有



異於宋明諸儒者也。退陶既未及知晦齋之以聽訟為經文之末，則其所論亦豈不有異也。栗谷先生所論常以聽訟釋本末為未穩云云者，蓋有取於補遺之意也。似不可如是滾說也。大槩格致改定之是非已有退栗定論，固不宜更容喙於其間。徒長趨新好奇之病，而然於其間諸先正所論各自有條理，亦不害於詳加剖析為博學明卜之助耳。至於太極說則別紙所喻中似不無數處誤字，而然亦足以見盛意之所存也。然以易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一一相配於太極圖之一理二氣五行乾坤男女之圈者

是古人所為非生之所創出。想君或未及見而如是詆訶也。乾坤男女之圈若無長中少六子之義，則何以配於八卦耶。古人所成圖中以六子填於乾坤圈中，又以定吉凶生大業填於氣形化兩圈之間耳。大槩易與太極圖洪範西銘其所言雖不同，有多少詳略之異理則一也。而易與太極圖則其所言者亦有相合者。故古人亦以此為此圖耶。以先天一一相配於太極圖者，本無大關係於本圖行義之義者。只以諸圖分段分排於各節之下，以為本圖之行義亦何不可也。昔鄭靜而初非究天人之理者，至作天命圖



問質於慕退兩先生而兩先生亦不以為罪退溪則  
反加証正為圖與說者槩此亦窮格之一道故也然  
君所謂詳於天而略於人急於圖而緩於義云者誠  
亦是矣生於此事果不無意而尚不知向方豈但不  
歷階級不作節次而已也少沈潛誦玩之味多考驗  
編著之意者乃生本來病處而遂因此為痼疾之崇  
者也今者教意正中其病生亦自覺者已久欲待病  
勢少間更自庸學以至論孟三經皆反復紬繹如誦  
已言而後已未知病果漸差能成此願或有所進於  
將來否也古人行而後言今乃一不能行而欲有所

言此何以異於手不知灑掃之節而口談天理者也  
可愧可愧生自此遂欲杜門田間涵泳 聖化之中  
作一蠹魚以終餘生城中出入亦恐未易不知何由  
可得與君相對極論也太極說則此非隨便走草之  
語且無携來書冊不可臆記以報只俟移往乾川後  
從容更答耳紙盡走草

荅朴和叔

生守此立壑僅保病狀志願畢矣餘無足道而只是  
昏日迫在念一凡事茫然此極可悶然亦任之而已  
耳此距貴寓不過兩舍之地而生則恐無穿過都市



遠往相會之勢君若於歲翻後求山往來時一番來訪穩作數夜之話則何幸何幸前日所嘗疑晦者近頗有解悟處此似是山居專靜之力古人所謂相從林下之說信不虛也然尚多疑晦者只恨無明師彊輔之助奈何奈何紙末所示文字等語未知指何而言也頃有數篇應求序跋之文方在久令所未及推還矣無乃指此而言耶病伏之人焉用文為此不過偶然應求者不足觀也其中有必欲與君相議求正者而隔遠未及為只俟他日耳

荅朴和叔

丙午

示意一一謹悉從前君意之如此亦豈不知况吾方欲遠走之不暇則雖有形跡輕重之不同夫豈欲引君而入於其間使有所參涉耶第吾則前後形跡與即今心事尤不宜容一累於此事矣槩觀今日之右此論者非不為多而然不過是尤丈之論而已實不知所以是之者矣今者粹有此舉觀其氣色上自朝著下至韋布莫不有驚懼難對之色此極可慮若或失其本旨妄發以對則此豈不徐斯文之興喪耶此則不可不念君之從前必不欲參涉於此等事之嫌不至於吾之今日形跡之難則雖不製給文字而



以前後所曾考據熟講而涇渭者詳細說破於士友之來問者有何大段所嫌也此則恐不可不為耳諸儒諸丈及親友多有來督於生者而生則雖或有一二所見亦何可以此形跡有所論說於此時耶昨日寅伯來訪只與此友暫語此意而已耳

荅朴和叔

再昨承委札辭意縷縷即欲修復而聞已出還江寓且連有來客實無書札酬應之暇以此尚今闕然可歎嶺報先聲甚大間雜以虛傳有若丙子時敵報者然還可一笑然自此似不得禦之之要領安得無望

風先漬之慮也所示申生吾亦已聞其名當以此意言於潤姪李扶餘金代言亦可以相議耳生則此時在京一倍非便鄉家病患亦種種即方出向東岡望間當又還來耳朱子語類中祭禮篇宗子只得立嫡一款亦可為今日之一証耶君須考見也充春吉甫諸公皆有吊問之書纔已荅送恨不得相對講此耳即方出城立草

荅朴和叔

再昨久之令公自寧陵罷祭來訪仍與同宿別日又同往溪上洞裏新區逍遙竟夕而散悵然還家方



此伏枕矣此際忽承委札恍若對床穩話傾慰如何  
第審遷次之苦尚未已浴温之後又未見效云歎慮  
不已 鑾輿還都慈候快復兩丈進退亦似得宜再  
昨聞久令言今番春待之隆迥出前古云此豈非東  
方萬世之慶耶當初太學玉堂所為無足言者猶幸  
有湖西之疏以少救其錯耳生日事吟病頃又以室  
人急患醫藥奔遑憤憤若此寧有新工特以新寫古  
易叅以啓蒙及皇極經世書互相融會或不廢展讀  
以求四聖與三先生之意似不無依稀領略者而奈  
無明師疆輔何與君相會固未易頃者崔友宣委來

見訪仍欲留話而適因室人病急亦未免落莫即歸  
可歎生既病伏丘壑 大駕温幸出還宮時皆不得  
迎送則以私事頻頻入城裡似非恰當底道理以此  
前頭則不敢為入城計耳家禮源流既無初卷欠於  
考闕而然當待信便送去耳洞裡新舍秋後當成君  
於其時若果一來總作數日話則何幸何幸即今此  
處無在傍者一家兒輩適相去來心甫之子頃者來  
訪頗能有意於此事可謂奇矣

荅朴和叔

積雨空山掩門悄坐忽於此際承此遠札委問憑審



靜况珍重傾慰傾慰生居閑處靜雖不廢看書之工而奈無師友麗澤之益何真所謂工夫易問斷義理難推尋者也日月如流甚可憂懼耳所謂喪服正義尚不送示者何也諸侯棄宗旁支達而為幹此兩語生常以為既棄既達故不可與不棄不達之本服同云此未見有先儒之論而未知此意如何家禮標錄及東賢事跡抄錄之業若完則必須見示也姑此

與朴和叔

近日霖雨平陸成江海咫尺亦不通况莽蒼之外間之以大川及都城耶以此不聞消息久矣未知靜况

何似不能用力於經籍之歎生方欲以此求藥於君君乃反使吾振藥之耶呵呵生長此吟病有何工夫也近以易傳與本義反復尋討以究四聖兩賢之旨雖已數次領略而既不能誦讀不過繙閱而已何能真有所得耶既分古易其間又有分而類書者深欲與君講討而無由會合也皇極書亦非不可窺見之書頗似得其路脉而只其中間箴諸用處有未能分明曉得者雖見花潭數解而亦未了然此則固非急務姑欲置之大槩此老此書只不過知其架領以見引伸觸長窮變不已之妙至於如此而已亦何必專



工於其中耶君之所以每以鞭辟近裡者已勉我者  
真是頂門一針而然其所期望者太過向者充丈書  
意亦如此而殆有過焉尚不覺踉蹌愧慙矣不意君  
書之語又如此也然苟非至意則其何能相勉至此  
耶吾雖非其人而豈不奉而加勉耶第生之為此只  
不過因病塊伏無他所為聊以此自遣而已豈真有  
意於學而昔年所以泛濫不已務為編著者亦非欲  
徒為范滂夫諸人只事抄節而已也蓋嘗自念為學  
之道亦不必太拘一規初學所讀次第既有先儒定  
論固不可躡等而然稍知門路庶無他歧之惑之慮

則亦不可不先博而後約生之初意只是如此以為  
書不可不盡見物不可不盡格而今則已知病中精  
力決有所不及者固已放下不復留意必欲徑趨於  
約以免浮泛之患而第念若不讀易與春秋等書則  
無以達天人體用之妙為儒而不知此亦可愧之甚  
讀此後始又以四書近小心經等書更加體驗功夫  
則所得於心者始可為自得蓋既於天人一理之妙  
所見明白則體驗自得於吾心者尤可親切而明白  
故也近來所見比前稍勝此恐是此效也君之太早  
之喻固是矣而生之意非欲遂有意於何思何慮而



仍不為反約工夫而止耳君則於易想已加工耶曾  
聞欲讀而每為數學所局而還止云矣未知其後更  
不讀之耶毋論早晚不可不速讀耳向日沂台前後  
屢書有問夕令亦送書以問所係既重且非自外之  
地故不得不對而雖無生之所報豈至有愆於奏對  
耶生平生雖如此長書未免信筆答送槩因筆拙神  
倦困於起草而然以此追覺其誤者甚多常有安得  
如許忙之歎而還自笑也以此答沂台書前後二三  
度而皆無草本不得送去可歎書中所答不過吾輩  
自前論難者而少詳其源委出處彼此所執之異末

端仍及生曾與尤丈往復數款耳聞君為喪服正義  
一通云此固不可無者沂台與永安兄屢送書使生  
別為一冊段段攻破嶺人冊子使世人曉然知其為  
誣妄而生自顧所見孤陋姑不敢下手矣聞君為此  
喜不可喻必領即即見示也家禮源流近將還送於  
吉甫處而勤索至此暫此送之覽後復即還擲也兩  
先生年譜自東郡時未及印來來則見後送去為計  
清陰年譜頃者夕令來此言尚多改處更與尤丈相  
議而未及完畢自尤丈處來則當又即送於生處相  
議云耳結廬之計頃已開基且運材尾若於冬前得



成草堂則豈不幸也無由相對穩討臨紙黯結而已  
不宣

荅朴和叔

自聞查事沂台諸人初擬極律減以編配而自  
上  
屈辱之痛誠有不忍聞不忍見者云道路之聞雖未  
真的而聞來直欲無生世界缺陷何至此極也前頭  
時事漸可知矣畎畝之憂實倍於在朝時中夜無眠  
仰屋吁歎而已此際忽承連紙之書足當面晤開慰  
可言示意奉悉論學一欵從當從容有荅也大槩舊  
時之意安有晦翁無所不學之志而一則已覺其一

箇病身如何兼得許多知其為妄既已都去了矣惟  
是聖人之全體大用處則不可不先識其梗槩後始  
加反約工夫故前書云云矣何敢望於天人一理之  
外所見明白而後可見體論之效也果欲如此則沒  
身之前恐無反約之日耳呵呵送來諸冊皆依到喪  
服正義詳細獨見後還付後便是計旁支達幹一條  
亦當更加消詳於後書耳尤丈所移果是勝境云君  
若往訪講討經旬而歸則亦一勝事恨無由致此身  
於其間也源流下疑兩書並當依示為之淬涸之困  
方急以何力及於結廬之役耶然過此時則益難茲



於數日後掃萬事先立數掾未知終果苟完否也  
東西相望會穩無期只自瞻歎

荅朴和叔

不見君書今已久矣方切戀僚數日前因館洞所傳  
得奉君既望手書况若面晤傾慰可言生董保病狀  
而頃日筵中左台及副學持叔所陳之語俱極可驚  
可駭令人慙慙欲死左台則其後送書於生使勿嗔  
怒至舉栗谷先生薦進牛溪先生時事引以為証曰  
某雖不敢自比於昔賢而其意則一也只為國也何  
敢顧私見之不覺驚愕惶惶不知此丈何故忽發如

此可駭之語也諸公陳達時自 上至問即今所住  
處仍有別教諸公又以喪患後尤無宦意為達云上  
下之意雖非尋常而以生病狀形勢何敢為復進計  
也即上一疏未蒙恩達昨又書送呈狀此後則似可  
無更擾公私之事耳聞九丈近有荅君書云幸於後  
便擲示如何此丈之牢守此意至欲都廢書問於親  
舊無乃太過耶未聞朱夫子當偽禁必欲自處之至  
此耳曾聞入往青川後有寅來驟去之患未知今則  
已能定居且無此患否也頃見春丈書則有九台入  
青川左右入紫芝不勝鴻飛冥冥之歎云可發一笑



也源流當依示姑留此若得尹吉甫之諾則更須示  
及可也儒先行跡首卷依到師友錄目錄見後亦還  
海東十餘年來無人犯手為此者先賢事跡源流或  
多有不能表著於世者以此後學無徵為一斯文之  
大欠事矣今君乃成此錄雖未見其全而亦可知其  
考據取舍之精博無憾敬歎敬歎第於其間猶恐其  
或有見漏者又恐其或有濫入者雖未及指為某某  
而君若從容更見則自可知之矣大槩貴耳賤目世  
人之常態也必欲以近來之人並為混入則無乃大  
起是非為一爭端反或為來謗之資耶此恐不可不

慮生意則姑不必煩示於人從容更為議定似好未  
知如何本錄並幾卷耶生則當獨見而即還之後便  
送之可也前來禮說久欲奉報而固不欲以不能明  
的之見輕易立說作為文字且儀禮經傳曾於數年  
前為崔友宣借去未還欲推還此書更為考見後奉  
答故尚此闕然想君必以為訝耳此時以此事紛紛  
互為文字亦似有煩故前來所謂服制正義者生獨  
見之置於篋中雖一家兒輩亦不使見之耳以太極  
圖合於易有太極以下者自有宋儒所已為圖者久  
欲因此為說以復左右前日之示而不但病懶欲待



見識之更進姑不果焉兩先生年譜想已得見耶頃者杆城文又印送追改者並送於左台處時未還故不得送呈耳萬萬卧草不具

荅朴和叔 丁未

二月初五日忌祀事詳悉示意生於前春以葬後卒哭前墓祭行不行問於尤文則荅曰栗谷卒哭後墓祭忌祭之說是所謂恰好處置然若據古經葬而後祭之說則三虞之後亦可言葬後從殺行之恐不無其說此老之証古經而為說者既如此且今俗禮輪行家各以紙榜設行於其家者雖不為栗谷先生所

許而適值宗家如許時權依俗禮以行似合情理如何如何

荅朴和叔

庶叔事慘慘何言草殯成服一節既是無於禮者何能臆定也世俗所行亦似無定規而槩曾聞雖未入棺或有依日數成服者云未知如何未入棺而成服固未安但於其前只服素帶不但有拖引之嫌而已前頭入棺既未知定在某時則屢月後入棺成服之節既與追服等禮不同功總月數之際尤豈不難處耶生則病患如此無由與君輩相會一哭尤極慘怛



耳容煩草此

荅朴和叔

卽承委書細悉示意慰慰呈狀事後日開政時呈之  
可也漂人事何可言君所謂其與已卯助兵相去幾  
希者誤矣擬卽錦州之後則旣為彼所脅不從則亡  
滅在目前旣已出城則有不得不從者其勢或然今  
則真如人久失其父母反為攻父母之讎賊所脅備  
受楚毒一朝忽聞父母生存之報便將父母之人先  
自訴告於讎賊一併殺盡者也古今天下寧有是事  
忍為此舉而不亡何為不死何為耶初自耽羅不善

處狀啓入來之後又不善為遂致如此奈何奈何當  
初引見時自上亦以為若用數萬金行賂而可  
得無事則豈忍綁送云持叔力爭之說似是過傳右  
台以下皆以綁送為定起之輩亦如諸人之意只趙  
仲初閔持叔略有難之之意而亦不能明白為言罷  
出後起之有覺卽進密劄俞君命胤亦呈密疏再昨  
領台亦已上密劄而皆姑無批荅似聞權公格亦有  
密疏然右台兵判諸意已定云終必縛送而後已奈  
何奈何生則以此尤不欲在此有聞再明亡兄朔祭  
罷後當卽出去誠欲高飛遠走痛哭而不知耳此紙



乃是漂人上書於濟州者及問荅說話也極秘極秘  
君獨見之即須堅封委送如何許多曲折非面難盡  
耳

荅朴和叔

續承書慰慰示意謹悉前日所助攻者父母之人也  
今日所訴殺者亦父母之人也俱是父母之人則其  
間雖有輕重之分其攻父母則一也而前則不從則  
亡滅在呼吸固無柰何今則彼全不知而此乃自懼  
其或有所覺先自往告而欲盡殺之此其尤可忍者  
耶廟議每引椽錦等事尤可痛也縷縷示意亦皆領

悉義理之如此雖非君此示豈不知之耶廟議只以  
前日查事恐恟為此計而亦知其決所不忍故或發  
細作為疑之說云耳持叔雖不能力爭於筵中以緩  
其日之決而出後歷見諸相至敬自當其意可尚往  
江上時歷見李公之憐云君必詳聞矣沂相處昨有  
備忘使於今朝入來面議未知如何進退也生之送  
書沂相一款只待他日面悉明將出城此後則嗣音  
益難張歎不已

荅朴和叔

即因館洞兒輩所傳得見前月念五所出書憑審往



返坡山啓處殊勝兩處墓地與朝日皆已擇定云慰  
幸可言生頃於秋夕往掃嘉陵先隴轉向楊峽歷拜  
清江以下新舊諸壑乘舟以下由石室前路還寓姑  
免大段疾患而家人嘔吐之症近又時時還劇殊可  
悶也病憂如此不得專意著書時以朱書大全及性  
理諸家解等書披閱研磨神氣稍勝時則或讀庸學  
數次而見一卷冊子輒覺昏眩未免掩卷合眼而卧  
真所謂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  
復凜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者也  
奈何奈何是以時雖有年少輩往來者而非但未見

有可與開發者吾之神氣之憊茶茅塞如此不得着  
意講討奈何奈何移避之計固不可已而生之形勢  
終難入城城中親戚知舊恐動誚責之書日至可苦  
可笑迫不得已則姑欲移往驛村人家稠密處又若  
難保則恐不免轉向東西江上耳秋耕又如此嗣歲  
之憂已不可言觀此天意人事實關存亡恐非一二  
人填壑之私憂而又非虛文小節所可感回者也不  
知肉食之謀竟將如何中夜深念寤寐不敢寧也村  
村警夜懔懔度日雲林丘壑之人亦不得故意安居  
此何時也倉洞發引時生若不得入城則當由廣陵



東湖以下宿於鷺江上哭拜以送其時可與相語而必未得從容奈何奈何

久令方送清陰年譜來此又方得論語或問披玩恨不得與君共之耳

別紙

漂人時未及來云耶似聞持叔輩所見大與前不同云殊可訝也未知何故如此云耶清人不久入京朝廷將欲以漂人無一語出給公然投之虎口使之殺盡無餘耶設令不得不送而或有開陳義理或不至屠殺之道耶今年旱慘振古所無蒼蒼之意極可懼

也尤丈之不上章雖未知其意出於何義而若以朱子之慶元焚藁清陰之已卯上章參酌見之則尤丈之意亦可見第今日不疏只以語嘿之節為嫌與遇遯時事亦自不同若直以正誼明道之訓論之則亦未知如何尤丈於此必有所熟講於中者耳

荅朴和叔問目

所示疑禮諸條如此憂撓中恐難詳荅故初欲於明間考閱書冊而追復矣既已封書之後更見來書封紙外面所題則必使於今日內回報想必因護引後無京中往來之便而然也茲不得不倉卒荅送試覽



而進退之如何

父喪中母喪申重服一款則通解疏所云及沙溪父喪將竟而值母喪仍服朞果合情理乎云者皆以父已亡而以其三年之內不忍變在之意而言也此則母亡成服已將一旬而父乃亡真是父在而母亡非如父喪三年內不忍變在之比也如在與真在既有間况父在時母喪成服日既以朞制服之則此豈不與上所云通解疏及沙溪之語有異耶以此言之其不得申重服似較然矣

偕喪異几筵一款則既有三禮諸明記無容他議而拘於家舍形勢未免同設於一處則或以屏障隔之以示異之之意其行祭也則遵先重後輕之義祭父畢而祭母似合禮意耳

虞祔一款則東滙澤之說果是硬者不虞祔三字而然也通解疏有先虞父乃虞母之語既不失先重後輕之義又無太遠未即安神之失葬母明日葬父畢行父初虞翌日行母初虞再虞以下次第做此以行一依來示為之似可剛柔日則父之虞卒既不失剛柔則母祭雖非剛柔之日所重在父以先重後輕以重包輕之義權之則似無所失矣



朝祖祔祭兩款則所示得宜依此行之  
朝禴一款則既非經文且與朝祖不同恐不必並告  
耳

荅朴和叔

卽因館洞所傳得奉初四書乃隔旬消息也東西隔  
遠書尺之滯亦如此咄嘆奈何數日來大雪嚴寒無  
異窮冬雖此山中煖埃猶令人蟄縮况君江上寒居  
尤何以堪遣耶奉慮不已前日所示疑禮數條其時  
倉卒荅送未知其如何而毋喪不得申重服一款則  
似無可疑虞祔一款則小記只云不虞祔待後事不

云後葬者必虞祔云云而陳氏註說如此此是陳氏  
之意非夫子之本意也其時以依所示為之之意為  
荅矣今承來示如此行之云似得禮經本意可喜以  
漂人為海賊等說為此說者之心昭昭難掩吾則已  
知其必有此等說話者久矣蓋當初廟議必欲縛送  
者雖是 永曆親送之人亦將不得不縛送之意也  
豈於今日知其非 永曆人而始議送北耶今若譁  
張此等說話欲免萬古斧鉞其可得乎漂人等在耽  
羅時旣言 永曆之弟藩王主恢復與鄭聖功之子  
經同事渠所齎來者乃是藩王即中蔡政書云云此



言似是實狀況鄭芝龍初雖是南海賊而連有定策  
功已不為海賊者久矣今必欲以此諉為海賊而欲  
免罪於後世者可謂欲巧而反拙也漂人等到濟院  
與譯輩問答所謂居在東寧海中 永曆定都雷州  
福建布政是清人問 永曆壬寅被捉於清國事及  
鄭聖功父子事則或相顧不答或周遮以他言答之  
此等說皆是譯輩所傳也設令真出於漂人之口到  
今知其必不免死之後萬無以實言之之理况點譯  
輩皆已揣知廟堂諸意且聞自初已有此必是鄭聖  
功之人尤不可不送北之語今與其言相合其間形

勢尤可默揣而知之更何可言來詩再三諷讀亦足  
一涕第戊申之申是平聲改之為好恩字韻一律云  
云之示尤是意外生曾不作如此詩未知以何人所  
製謂為生作耶幸須書示其詩語如何毋論虛實凡  
有事必有舉此身云云者誠亦不可堪處耳清陰年  
譜後便當送之謄出之本誤字極多又台約送本草  
而時未及來耳

頃者元相遷奉喪行過此前路仲舉兄弟問疑禮  
數條而婦於舅姑改葬服總一節不以生之所言  
為是以為不必服云未知其別有所見否也備要



亦有當服三年服總之語而其言如此未得更與  
往復可歎

數日前林生詠出來少留而去渠言頃往訪君云  
想與穩語耶渠之立志頗篤似非陽浮慕者之類  
者文字亦不草草而第有病不能頻頻來此此後  
如有可疑處則使往質於君矣必須加意接引而  
開發之如何

與朴和叔

前日所示恩字詩云云者未知其詩云何此則乃是  
虛妄之語而近聞來字絕句傳於洛裡人或有吹噓

者云不知從何傳出而遂至於此也偶作此不必作  
之詩致有此云云殊非吾輩當初隱默之意悔歎柰  
何林生頃聞往江上讀書仍欲往來見君云矣未知  
今尚在彼耶資質敏不易他能會者文字殊可商量  
而只是行處時無捉摸耳清陰年譜本草未及來此  
本極多誤字然勝於不見故送之文獻通考亦送此  
亦考見後即還之為妙白鹿洞講義則前去本集中  
適見落吾亦極以為歎曾聞蔡仲家有此集君須  
求覓以見仍又轉示如何皇極內篇則明儒鰲峯苑  
洛兩公有解苑洛言九峯若不見秘書則九峯亦必



是聖人云其尊之也殆過於真西山也大槩皇極內  
篇之以名數行成分四立二分二至分掛揲歸綱一  
函三以虛待目目一為一以實從綱以盡乎數之變  
者及律呂新書之以天地陰陽升降盈虛之數為損  
益之妙以十與九為體用之數皇極經世之以會經  
運以運經世排年月日時各分其卦以驗其吉凶之  
妙皆不可不領略而只以精力之未及且非當務之  
急姑解其大綱而已更不窮探而力索之耳

荅朴和叔

別紙所示謹已奉悉不知先儒已曾別有論及此者

否眼患如此不得廣考諸書只以前日往復者言之  
則喪服䷗及通典之語既如彼沙溪所論又如許則  
父在時毋亡既已服菴毋未及葬而父又亡則其不  
忍變改仍服毋以菴者尤明白無可疑者既不忍變  
改服毋以菴則是便以父為在也如此則毋喪葬祭  
練祥等事皆當以父在毋喪之禮斷之可也題主亦  
恐不得不以亡室書之也但以亡室題主則毋喪虞  
卒祝告等處觸處有礙然既以服菴為定則至於題  
主便以顯妣書之仍行三年之祭以此以彼皆無可  
據前日生之以書以顯妣不至有失者未深思而言



可嘆大槩服暮則已有先儒定論更無可疑而題  
主之書以顯妣則此是一時之失也一時之失今猶  
可追改而乃欲因此一時之失仍廢服暮之正禮如  
何如何以此言之則練祥朝夕祭等事皆當一依父  
在毋喪服暮之例而行之也幸須更議於尤丈及尹  
吉甫諸公處如何

荅朴和叔戊申

倉洞練祭無事行過云可喜尤丈之意亦以為練祭  
等事不可不行而題主則不可不書以顯妣云耶尤  
丈大拜伏未知 上意如何而忽有此舉大槩其必

不得來則自 上亦豈不已下諒耶天意雖不敢仰  
揣而尤丈此命則不過欲示尊禮之意而已雖非出  
於至誠亦足以增一時士林之氣又可以永有辭於  
後世矣生之前後所望則雖不敢遽望其至誠招延  
而若至於如此亦足為他日繼述之光耳乘舟沂漢  
日適遇廣尹金永叔令公於舟上語及於此其見亦  
與生同耳沂相葬事僅得無事行之長江數百里一  
棹遠去只不過埋却此老而還痛哭何言何言想君  
必同此懷耳吉祭則問解問荅如此以此言之則只  
導踰月之義可也茲欲行於四月初丁矣餘萬萬億



痛尚苦草此不一

萬姓統譜中吳訥陳祚陳選三人事蹟令兒子膽  
出以送何程兩人則不為見錄奈何尤丈之送文  
無固不可謂全無意味而然君當歸於何處耶捧  
腹捧腹

退溪集中所云李純皇極內篇解其時至有刊行  
之舉未知此冊君或得見耶如或見之則必須為  
我轉借送示也趙相物格說頃請於仲初丈使之  
謄送矣昨始謄來縷縷數百言無一緊關可見者  
朴權兩公之見尤可笑趙相之答只不過與退溪

初見無異槩此諸公皆似未及見退高之曾有此  
往復耳

荅朴和叔

倉洞練祭事詳悉尤丈之意此固然矣但與不忍變  
在之意終未免有所相碍未知如何然練祥則依例  
行之而題主則書以顯妣兩便於人情亦似得之耳  
物格說有難容易荅送若果荅送則豈不送示於君  
耶李婿去夜來宿於此聞其纔往訪君渠頗有意此  
事不無將就之望而亦何能必其遂不放廢也

荅朴和叔小學問目



物道宜積

五聲名義宮為土為信為思為君商為金為義為言  
為臣角為木為仁為貌為民徵為火為禮為視為事  
羽為水為智為聽為物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而唱  
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  
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徵祉也物成大而繁祉也  
羽字也物聚藏字覆之也所謂宜積即聚藏之意也  
若見律呂新書及鍾律義則可曉然也

塗擦文字

塗則似指改然舊字者而言也擦則不至於擦去其  
字只令其墨跡拖出而無痕也曾聞中朝人有此妙  
法云擦則直以刀磨去而擦則 丘丘叶叶 但韻會  
有擦而無擦亦可疑

恒代之遺風

此語出慶曾未有見集說所謂燕太子丹不愛後宮  
羨公以結士故其遺風如此者則太史公所謂間進  
車騎羨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之語亦可知其  
然而但集說之必以此為此證未知有何據耳

長得一格

此則似當釋以一格、長子長即進也俗所謂上叶



南清河

恩州卽兗冀二州之境也春秋時屬齊其後屬晉七國時屬趙秦為鉅鹿郡漢置清河郡後漢為清河國晉因之後魏北齊並為清河郡淄州禹貢所謂濰淄其道卽其地也春秋戰國皆齊地郡漢屬濟南樂安二國之地又置淄州國晉屬樂安國後魏置東清河郡北齊廢之蘇瓊是北齊入而淄州旣為東清河郡則恩州卽是南清河郡也

荅朴和叔

昨朝纔作一書送於館洞想未及見也昨已承君委

伴崇書之問憑審靜况珍勝傾慰傾慰生董董支過痘兒餘症尚劇憂惱如昨今年厄會誠不可盡喻也君之新命固知早晚必有此本非意外事然在君不安之心則安得不如此也最是君與在外之人不同且此等職本無期限雖或累疏在城外陳懇必無以疏得達之路前日屢次除拜皆不一出則今不可遽出於此職者明矣而旣不得達又不得出一向虛帶亦極不可未知君於此將欲如何處之耶極可慮念念六七間上章辭免亦固好矣今月只餘五六日此月內則姑為嘿嘿縮伏來月初始為陳疏則尤好耶



牌招之舉亦不可謂必無若或有此舉則此後始為  
陳疏為可耶疏末年號一款則只書歲月無妨最是  
疏首所稱極難得穩貼者君之即今所處乃是京兆  
所治謂之草莽恐非實狀周禮五十里為近郊百里  
為遠郊百里內為六鄉百里外為六遂而郊外都鄙  
之地始乃為野司馬法亦以王國三百里為野士相  
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  
臣孟子云云蓋出於此而其所謂皆謂庶人者乃是  
國中之庶人則謂之市井之臣在野之庶人則謂之  
草莽之臣之意也非謂國中之庶人通謂之草莽之

臣也今在京兆所治之內乃以草莽自稱則便非實  
狀此與泛然他措語不同君臣初與交際之時何可  
以一毫不實之語自為稱號耶生意則草莽二字恐  
不可下繫與尹吉甫諸人不同若遂以此自稱則人  
之見者亦必以為非其實而效人為之耳所謂負罪  
大戾等云者未知是何事耶若是昔年館學陳疏時  
事則其時事生雖不能詳記而若以此私自廢科則  
固好矣到今以此先朝一時之事引以為平生不  
仕之案則非但事極未安揆以義理亦未知其可未  
知此外又有他事或館學時事別有可為不仕之案



者耶疏首數字之稱不可不十分詳審既不可書以  
進士又不可書以前銜而草野負罪四字則未妥如  
此此外又有何可稱者耶反復思之終未得其可者  
耳璿衡送之廢置已久不堪見然見後還之為妙餘  
姑忙草只此

近得新制自鳴鐘頗精妙前頭無官後一番來會  
同玩可也其制頗大不堪運耳

荅朴和叔別紙

送示墓碣付籤諸處一一皆是須以此更與反復於  
尤相如何寒林雪竹語果非金石文字典重之體而  
然念尤相之意非不知此只欲以此別出一新機軸  
狀其實際仍以此語及泊然温然一句為安且成之  
此則此既為一篇宗旨矣未知果許刪改否也自始  
公自號中峯至亦豈為坡頽者一段恐不可不刪改  
未知果以為如何也

荅朴和叔

一宵聯枕之話何能盡此積懷耶即因館洞所傳見  
君廿八曉書始知其日無事到城外歷拜尤相而去  
慰慰生之所患厥後小無所減尚此昏昏貼身床褥  
可悶遙說其日弼卿堂兄之來略聞其槩深恨君之



路上相違也。廿一日召對時同春以吾事仰陳。廿五日召對時禮判又以吾事仰陳。同春又繼之。而仍以君事仰達。前日李公翔以軍職入侍。經筵當以此例督迫於君云。然君出往坡山。則何足憂也。上曰。李某是從前仕宦人。除職則豈不上來云。以此教見之。君若往在墓下。則似無更為敦迫之舉耳。吾則卽今病狀如此。前頭進退都不入心。不知將何以為之。然以吾素志及卽今實病之狀。恐難起動。極可悶也。入學圖及經書。下疑下卷。并送之。考見後。必卽還送。如何。此處亦多有考見事耳。物格說退陶云云。雖與栗

谷所解似不相遠。而然旣曰先尋箇理之所以能自到。又曰不患理不能自到。又曰妙用能顯行。又曰殆若認為死物。以此數語觀之。則有若謂物理自能運用。到其極處也。終不若栗谷先生所解理非自解。到極處人之知。有明暗。故理有至未至之語。及聖學輯要。小註之語之分明。故將欲以此改之耳。昏草只此

荅朴和叔

昨因館洞所傳得見君臘日書兩紙。恍若對晤。傾慰不可言。吾不得連見朝報。故君之疏批尚今不下。全然不知矣。今承來示。始知之極可驚訝。設令自稱異



常陳辭太晚此豈兩朔不下批之事耶 聖意所在  
誠不可揣也生之再疏入啓已四五日亦尚不下批  
不知吾輩事畢竟將如何極可悶慮也尤相連有書  
以生之不可不出或誘之或賈之亦可一笑頃者尤  
相書中有格致說和叔所見亦正當甚慰所望之語  
耳君之答尤相書及師友錄必須送示也尤相還入  
後設施凡事姑未詳聞而君之所聞大槩皆是不知  
將與何等人物共辦此等事深可慮也春丈自前如  
此奈何似聞以省掃先隴受恩暇明向廣州歲後將  
還云耳前日聯枕時所論出處等說話吾豈煩及於

人也况其時言語皆已忘之雖欲煩人亦不可得可  
笑大明子孫有立國於西方以平康為年號者玉門  
關外諸夷皆服從蒙古全部亦皆歸順云此語想已  
聞之耶此語出於頃日書狀官日記中似非孟浪之  
比且頃者漂漢又有來泊於釜山者得見與釜山僉  
使問答說話渠是交趾人以為商舡往日本長崎島  
因風漂到於此云天運幸否皇家離亂日無定處聞  
永曆皇帝都於廣西省云此是漂人所答文字也此  
一欸語分明在問答中 永曆之割據南方似不虛  
矣舟泊朝鮮國贈大雅君子小詩一首求教名區何



意忽奇達萬里滄波一夕風天外客星頻耿介日邊  
仁裔猶孤忠烟雲到處真生色山水欲圖愧未工但  
得慈帆依破岸片時邂逅識人龍萍水雲愁有迷途  
相逢盡作故人呼未知別後情何限綠水青山夢又  
迺古閩清源温松朋具崇云云此是問答中漂人之  
詩也舡主一人頭目並百餘人云此語極秘君獨見  
之切勿煩也大槩皇家之裔並起西南天下事從可  
知矣不知此時尤翁力量才具果能辦得此事否也  
燈下草此

與朴和叔已酉

卽惟邇來靜况如何懸僚不已生前日所患近頗差  
愈而元氣尚未復可問可問生之騎省及君之栢府  
皆不勞而適深可喜幸生則辭狀入去日已先蒙適  
故畿伯不為啓聞云耳君旣適實職想已還江上耶  
於此不還則永無還寓之時惟有奉老親率一家下  
去之策而已此則恐不可如是容易決定未知何以  
為之奉慮不已生今審前後息旨非如年前之比而  
終不一謝 三殿遠幸温泉而亦終不動於一息之  
地決非分義之所敢安况於此終不一謝則此後將  
永無趨謝之時遂廢君臣之義矣此則義理亦覺未



安生於前日辭疏既以病若小差雖無召命亦當一  
番趨謝以歸為語矣茲欲於温 幸舉動前趨此無  
實職之時以軍職自為上去肅謝遂叅祗送之班而  
歸蓋如此而歸則雖數十年不得上去亦可以有辭  
故也未知此意如何 舉動前前期數日當上去耳  
不相聞問久矣不任悵鬱委作此書送於玄石未知  
果即傳去否也只此不具

與朴和叔

生自以為十分善思若欲平生一不來謝則吾與君  
不同決有所不可者趨今番 舉動時自來謝息仍

叅瞻送之班而去則自 上可燭向來實病之狀其  
後則雖平生更不上來既伸分義庶可少安於心故  
以此定計決意上來固慮其或有職名而若呈加上  
或掃墳呈辭則即當 去故不以此為慮矣既來之  
後漸遭如許逆竟無非自取奈何奈何然關係死生  
決難久滯待 巨鑿力辭適職即歸耳最是頃者李  
友季周來言同春送書於政廳使出贊善以吾為之  
考見前例則慎獨齋為贊善時趙樂靜見擬於下而  
亦不得備三望只擬兩望而已而前後無文官真拜  
此職者况無他備擬之人以此不得即為差出將有



更議變通之舉云吾聞極大驚矣再昨舉動渡江時同春請對於幕次以李某朴某學術俱明宜使出入書筵或無贊善或無進善使之入參書筵或不得如此則自上特為傳教使之別為入講似好等語仰陳自上以兩人使之別為入參於書筵事分付留都承旨為教昨朝留都承旨以為親承傳教出送命牌吾不得入去則以李某牌招不進極為非矣請推考之意啓聞于行朝云不知前頭處分又將如何吾則既自入來雖遭如許逆境更誰為尤而君將因此舉又不得安接於江上必尤狼狽此

間慮念如何春丈誤入至此誠未知其故即者春丈送書曰觀令監所以自處益愧此身淺之為丈夫不堪黃鵠壤虫之歎云此亦未知何意也兒子冠禮不久將行兒子所服深衣幅巾得之極難聞趙高山子弟有儲羅碩佐冠禮時亦為借用云君須以此意通之使得見借如何官則當請春丈為之耳昨行宗家時祀今方憊倒苦痛不能一一

荅朴和叔

生近又有意外事狼狽不安之勢轉加一節何可言閔熙令公擢授判尹之後臺諫請還收屢啓屢停又



屢發頃纔停啓閱令陳疏自 上只許適其本職矣  
大駕到溫陽後權執義格獨啓請並還收其新資  
天怒遽震先以權格取舍論人用意不正為教而特  
命適職旋又下備忘曰朝家體例陞擢之後雖因事  
故許適其職仍存其資自是常例往事姑舍只以近  
日言之李其事亦可見矣何獨於閔熙有此還收之  
啓其用意奸譎不正莫此為甚特為罷推云 聖教  
中文字雖不一一詳記而大意如此槩生於向日陞  
拜承宣後以病屢疏適職而新資則仍存生又陳疏  
請並還收則又以勿辭從速上來為教而俄又拜兵

其資遂為仍存更無還收之路故也政院以自前  
陞擢之人未及行公而適職或仍存其資或請還收  
而改正如朴長遠尹文舉等則陞擢後未及行公適  
職而仍存其資任義伯李正英等則適其職仍又還  
收其資前例不一其規權格之論雖有乖於仍存之  
前例亦不悖於還收之前例云云自 上又下備忘  
曰今日之事只有閔熙李其兩人而已一論一否恣  
意行私還收之啓豈獨施於閔熙云云政院又啓曰  
李其則以恬退守志之人循例備擬閔熙則當初以  
戶籍磨勘特陞臺啓重發後自處今此格之論啓或



以此耶云云前後備忘及政院四度啓辭之語甚多而大意不出於此竊想 聖意則以為李某之違職而仍存其資自是常例故曾無還收之論而獨於今日必欲還棄閔熙之資若以未及行公違職謂當還收其資則李某時亦可請以還收而今獨於閔熙如是論啓一論一否專以偏黨之意行私於其間此便是取舍論人用意不正之意也此則生雖在鄉或必不免入於 聖教之中然適於此際來謝軍職又方帶此職縮伏城裡此間狼狽當復如何今若因此便欲遁歸則非但臣子分義不可悻悻况前後 聖教

只以權格之論為不遵常例獨論閔熙為不正而已然則 天意所在亦可仰揣以此遁歸之計姑不敢出且生亦何可效尤相為此舉也 回鑾之前或欲往在城外而既非待罪之事又無自失之道不過名入 聖教中為與閔熙對舉一論一否之人而適方來在城中心益不安而已反復思之更無他策不得已依前計仍伏城中待 回鑾即遣以歸此似從容如此為之於君意如何如有所思必須即示之也種種狼狽之勢不可盡言當初上來時豈料其入於如許境界耶無非做錯上來之致信乎出之不如入也



然生之今當之出非真出也蓋欲於前頭久不出之意而事乃大謬如是奈何奈何兒子冠禮將行於來月初今者雖不免仍在城中以待 回鑾而晏然行禮心甚不安然此非宴會之比一時暫行亦恐不至大害此中諸議亦皆以為豈有不得行冠禮之理云未知此言如何以生之脾不進自政院請推時必有語及於君者而吾亦時未得見其措語當令下吏問於政院而騰來辭狀式例亦欲問之而似無定規未知其果有可準者否也尤翁書依到春丈則生入城後尚未相見未知其意果如何而必使吾輩狼狽如

此也

即者季周來見以為遁還豐壤及往處城外俱極萬萬不可冠禮亦無不可行之理以深衣行古禮何預於此此則斷無不可而但 聖意所在雖可仰揣 聖教文字既以一論一否為教則雖是未回鑾之前徐以乞收資級之意陳一疏呈此政院俾送於 行朝似可云此言亦未知如何君必須詳思趁即回示為妙

荅朴和叔

昨又以啓蒙事作一書送於同叔處矣想未及傳去



也卽承委札有溪山時節正佳不免徘徊半餉之語  
令人不禁飛動也感冒之症想已快安耶此處冠禮  
將行於再明一依家禮行之而只以宗家有故不得  
不行於生家為歎耳其間儀節則以兩丈家所用笏  
記生又以儀禮及家禮丘氏儀節與春丈往復損益  
而行之耳啓蒙事勢如此則柰何再明當見春丈詳  
言如此實狀耳昨趙仲初台丈見過春丈以近日事  
頃上一劄於 行朝尚無批答欲俟 回鑾翌日卽  
歸云雖不得如此想必不久將還耳軒相近又上劄  
劄中有朝廷多納履之色行宮無奔問之人等語云

尤丈似無來意云耳餘詳於前書姑不具

荅朴和叔

近頗阻音懸憐方深再昨因風便得承君二十三書  
頌慰不已况聞靜處山寺繙閱書冊令人馳羨也生  
前後四疏未蒙達再昨長單之入又有還出給之教  
自 上如是靳許誠不可仰揣然雖閱歲經年或就  
理被配今番決不可出謝行公君可嘿會茲不一一  
勢將過數日後又為陳疏耳賜送單子事如是處之  
亦自為好耳栗谷先生贈謚事君之所疑在於以贈  
謚為在反正後耶後便更示之近聞尤丈以其向日



之疏謂洛下諸議皆右軒相而謗當身至於大疑春  
丈云極可歎也生則欲於他日以書札質疑於當身  
卽今則不欲以此事發口有所云云想君意亦必與  
生同耳春丈行色從容一羨一歎尹棘人拯之弟染  
痛極重頃纔退熱云其伯之得免何可必也極可驚  
慮近以諸公主家舍移構事風波又起不知如何出  
場也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十二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十三

書

三 荅南雲路九萬○癸卯

向於秋間獲承尊兄以永寧廟議回示別幅其時惠  
仲兄亦有書即宜奉復以畢愚淺之見而連以種種  
病憂憂惱度日固無筆硯之暇况此說甚長非草草  
可盡如欲窮言竭論則非但有所不敢亦恐為一爭  
端有若務勝而遂非者古人於徃復論辨之際以刻  
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等語為規其  
在大賢尚且如此後生末學尤所當戒茲敢泯默數



月而尊兄之作為圖說縷縷見教之盛意終不可闕然無報謹此略陳其愚淺之見此不過詳陳首末以見當初本意而已語意之繁複文字之冗碎俱不暇計也幸尊兄覽後轉示惠仲兄更賜回教如何不佞平生無寸長而猶於臨事持論不敢為一毫遂非之態苟知其非則自愧自服之不暇今豈欲必伸已見務勝而為此耶只望其爛熳同歸耳僉兄初是有司之臣也果有明見的證則直陳意見乃其職耳不佞以一累年病瘳全不識禮之人偶有愚淺之見率爾容喙妄議國家莫重莫大之事費此許多葛藤有時

思之自不覺捧腹而增愧耳

別紙

我朝之廟制天子諸侯古今之制互相錯雜而其中以四祖為別廟之後以其下祀主藏於別廟之夾室者未有古制之可證故致有此紛紜之議蓋成周都宮之制以周禮儀禮禮記等諸書見之則韋劉二家之說廟數雖不同而先儒以劉說為是當以此為據后稷為百世不遷之祖此所謂始祖也文武為世室此所謂二宗也其下親廟亦各分昭穆一世各為一廟廟皆自北向南而始祖之廟盡北居中主皆自



西向東各專其尊而自不密以下至王季十三禘主則謂為先公禘主而藏於始祖后稷廟之西夾室文武以後禘主則謂為先王禘主而各分昭穆昭之禘主則藏於武世室之西夾室穆之禘主則藏於文世室之西夾室大禘之時則羣廟之主與羣禘之主皆并於始祖廟之室分昭穆南北而合享惟始祖之主依舊正東向之位此是周公所定周家天子之制也諸侯之廟亦不過如此而只以始封之君為始祖並親廟四而為五而已魯之廟制固與他諸侯有異然亦可據而推知詳在於朱書中不必更贅而今若不

分同姓異姓直以古之諸侯之制假設為我朝之廟制則太祖大王之廟當為始祖廟畫北居中親廟四位分昭穆自北向南而恭靖太宗以下之主皆為禘同藏於太祖廟之西夾室而外為都宮而已太祖以上則更無他廟可也若以禮疏中異姓諸侯如太公之屬始封之初當立四親廟之說為是而遂以太祖以上四親之第一祖為始祖同周家之后稷如尤文之論則都宮之內穆祖之廟當為始祖廟畫北居中翼度桓之禘主藏於穆廟之西夾室太祖大王以始封為世室其下四親之廟分昭穆為



各廟而 恭靖太宗以下遷主皆藏於 太祖廟之  
西夾室可也若依魯制借用周家文武世室之例以  
太祖太宗為兩世室則其下遷主亦當以昭穆分藏  
於兩世室之西夾室外為都宮可也此所謂諸侯都  
宮之制而我朝既是異姓外諸侯則 穆祖之當為  
始祖於都宮之內似無所疑若依朱夫子定論於同  
堂異室之中以我朝 穆祖為太廟第一室始祖之  
位則 翼度桓三祖及 恭靖以下羣祀之主皆藏  
於始祖 穆祖廟之西夾室一如朱夫子所擬定宋  
之順翼宣三祖及真宗英宗之祀主皆藏於穆祖西

夾室之制可也而我朝之廟制既不能如此太廟之  
外又有此永寧別廟此是歷代所無之制只於宋之  
紹熙有四祖別廟此必國初建廟之時以 太祖始  
封叅以諸侯古制應為後日太廟之第一室故遂以  
此為定制而以異姓外諸侯則始封之上又當有始  
祖之說為不然或元不曾提出而 穆翼以下四主  
迭遷則無他奉安之所矣及至 世宗初年 穆祖  
當遷故禮曹請依宋之紹熙間四祖廟之制別建一  
廟於太廟之西號曰永寧初建之時只為正殿四間  
東西夾室之制仍以 穆祖遷主移奉於永寧正殿



之第一室至 文宗朝 翼祖遷主移奉於永寧正  
殿之第二室至 睿宗朝 度祖遷主移奉於永寧  
正殿之第三室至 成宗朝 桓祖遷主移奉於永  
寧正殿之第四室而永寧正殿位數已滿燕山初年  
恭靖當遷而始以遷主移奉於永寧之夾室丙寅靖  
國後仍奉於夾室 明宗初年 文宗當遷而又以  
遷主移奉於永寧之夾室 宣祖初年 睿德兩廟  
當遷而又以兩廟遷主移奉於永寧之夾室壬辰兵  
亂後丁未年 宣祖大王改建宗廟初欲為都宮之  
古制因大臣執不可議遂不行而太廟永寧兩廟依

前為同堂異室之制永寧正殿又為四間 恭文以  
下遷主亦依前分造東西夾室而奉安 仁祖朝  
元宗祔廟之後 成宗當遷而特為世室而不遷  
孝宗初年 中宗當遷而亦以世室而不遷逮至  
當子 仁明兩廟遷主又為移奉於永寧之夾室永  
寧夾室遂無餘地然於頃年兩廟遷主移奉之時未  
聞有改建正殿之議也今年春間以殿內夾室之中  
有不得不略為修改之處日有奉審之命伊時奉審  
之舉初不過欲審修改之處而修改而已非欲為改  
建正殿而發也只以奉審之時日其夾室奉安之處



狹窄難容之故忽有此改建正殿十間一體奉安之  
議遂以五禮儀中永寧圖下奉安遷主四字執以為  
據斷謂永寧初建之制必以 穆翼度桓及 恭文  
以下遷主一體奉安於正殿之意而東西夾室則初  
不過祭服祭器儀物等所藏之處而 恭靖以下遷  
主移奉之時更無奉安之所不得已姑為苟且奉安  
於此而已無他意義而其後 列聖因循不能改以  
至於今 穆翼度桓及 恭文以下祀主皆是已遷  
之主也既曰同是已遷之主則有何正殿夾室分別  
各奉之事乎皇朝祀廟之制亦可為證因此修改之

舉莫若改建正殿十間以東西夾室所藏羣祀之主  
一體奉安於正殿為當云而更無詳審慎重之意上  
下之議遂以此為定今此廟議前後曲折不過如斯  
而已其所謂 四祖及 恭文以下同是已遷之主  
則有何正殿夾室分別各奉之事云者果亦似大而  
然其以當初永寧之建謂為羣祀主並享之廟而必  
非 四祖之別廟云者與夫 恭靖以下祀主無他  
奉安之所不得已姑為苟且奉安於祭服祭器儀物  
等所藏夾室更無他意義云者及其後 列聖因循  
不能改以至於今因此修改之舉莫若改建正殿十



間一體奉安為當云者則決知其皆不然也蓋永寧  
初建時禮曹之啓請依宋紹熙四祖廟之制別建一  
廟於太廟之西而為正殿四間之制其啓中既曰請  
依紹熙四祖廟之制而仍為正殿四間則此非 穆  
翼度桓四祖之廟而何永寧初建之制若於 穆祖  
遷奉之日始建正殿一間又於 翼祖遷奉之日添  
建正殿一間又於 度祖遷奉之日添建正殿一間  
又於 桓祖遷奉之日添建正殿一間仍為正殿四  
間之制而其後 恭靖遷奉之時獨不添建正殿乃  
以 恭靖祀主奉安於夾室則或疑永寧當初之制

不但為四祖而建實欲並享羣祀之意而仍以燕山  
之不能善述其事為疑猶或可也而當初禮曹之啓  
既云四祖之廟則此實無可疑者况建廟之初直為  
正殿四間則其為四祖之廟尤何可疑耶以此言之  
則未教所謂與紹熙四祖廟之制細究其實本不相  
類云者未知何事耶宋則四祖之主一時遷奉我朝  
則四祖之主次第遷奉此則理勢固然宜乎不同而  
其為四祖廟則一也有何所異也永寧之初建只為  
奉安 穆祖一位之遷主而已則初建之時正殿間  
數何以不三不五而必為四間之制耶五禮儀中永



寧圖下奉安遷主四字尤不足為今日改建之證何以知其然也五禮儀始於世宗朝成於成宗朝而自世宗朝至成宗朝遷奉之主乃是穆翼度桓四祖而本殿之制亦不過正殿四間而已則此所謂遷主乃是穆翼度桓四祖也其時遷主乃是四祖故以四祖謂遷主而已何可以此斷以為必是恭文以下羣祀並享之意也奉安遷主四字之下若又云四祖後遷主亦當奉安於此云則固當為今日改建之證而只云奉安遷主則此只言四祖而已其不足為證也明矣槩來教則以五禮儀永寧圖下

只云奉安遷主更不言四祖之廟而遂以遷主兩字斷以為並言羣祀主之意而鄙意其時遷主乃是四祖則此不過以四祖之主為遷主而已况禮曹當初啓中有四祖廟之語建廟之初又直為四間之制其後恭靖以下之祀主又不得一體奉安於正殿則此果非四祖廟而何恭文之主在成廟朝已當祀遷之位則成宗之必以兩祀主一體奉安於永寧正殿則今不可臆斷其必然而只據遷主奉安四字必以其後列聖百餘年已行之制一朝斷以為非者未知其可也恭靖以下祀主遷奉之日



無他奉安之所不得已姑為苟且奉安於祭服祭器  
儀物等所藏夾室更無他意義其後 列聖因循不  
能改云者尤有知其必不然者蓋所謂夾室非必祭  
服祭器儀物等所藏之處也古之宮廟之制皆有夾  
室此儀禮所謂東夾西夾是也固非獨為藏柩主而  
設亦不為藏祭服祭器儀物等而設也古者柩主必  
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而至周則穆之遷主皆藏  
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皆藏武王之廟此皆詳載於儀  
禮釋宮篇及禮註中以此言之則當初永寧夾室之  
制豈但為祭服祭器儀物等藏置而設也即今太廟

夾室之制亦不過如此而既無藏柩主之事故自為  
祭服等物藏置之所耳以此言之則宋教所謂太廟  
及永寧夾室為藏祭服祭器等而設云者恐未詳考  
也我朝禮樂之作固始於 世宗而成於 成宗後  
王之遵守者舍是則果無他求矣當初永寧之制果  
是 四祖以後羣祀並享之所而五禮儀圖下奉安  
遷主四字亦果是此意則燕山雖甚昏虐而豈應於  
初年之政以堂堂萬乘之國不能添造一間之屋遽  
違先王之定制自陷為貶薄祖宗之人有此全無意  
義而姑以奉安之無所苟且下藏於祭服等物藏置



之所之舉耶求之於理萬萬不近間閭士大夫於奉  
先之事亦不敢如此况國家宗廟之重耶燕山雖甚  
昏虐而於 恭靖大王別無貶薄之事設令燕山或  
有貶薄之意而燕山初年朝著布列之臣皆是 成  
廟朝拱定五禮儀之臣也永寧之制果是 恭靖以  
下並享之意則豈不以此爭執而燕山亦豈有不欲  
添建一間之屋終不聽許而必以 恭靖之祀主苟  
且姑藏於夾室之理耶以即今所謂永寧夾室東祭  
器庫之不載於五禮儀圖中者而言之尤可見其時  
奉安 恭靖祀主於夾室者之有意也果當一體奉

安於正殿則只應添造正殿一間而已何必下奉於  
夾室而別朔祭服等物藏置之庫耶其當初下奉於  
夾室之必有意義者明白無疑國之大事在祀雖非  
祖宗之神位亦不可奉之於不當奉之所而久不釐  
改况 祖宗祀主之藏是何等事而 以列聖追慕  
崇奉之至意既知其非所當奉之處特以添造一間  
之屋為難而終不思釐改之道耶燕山雖甚昏虐而  
遽以為不述其事其後 列聖因循不能改云者恐  
非今日之所敢言也此果 列聖茫然放過因循不  
能改之事耶設令燕山之事果或如此而丙寅靖國



之後則理宜首先改建並享之不暇况其時靜菴先生以下諸賢滿朝朝夕唐虞其時諸賢豈不見五禮儀又豈不知同是禘主則分奉於正夾之無義而終不思釐改之道猶踵昏朝之舊依前貶待 祖宗下藏於祭服等物所藏之處耶此時則或諉之於偶未及釐改而 明宗初年 文宗遷主移奉之時晦齋先生雖已去朝而其他諸賢之在朝者亦豈不見五禮儀又豈不知同是禘主則分奉於正夾之無義而又無一人言之者而又以 文宗遷主移奉於永寧之夾室耶此則又或諉之於偶未及釐改而 宣祖

初年 睿德兩廟遷主移奉之時退溪先生以下粟谷諸賢滿朝亦豈不見五禮儀又豈不知同是禘主則分奉於正夾之無義而又無一人言之者而又以 睿德兩廟遷主移奉於永寧之夾室耶此時則又或諉之於偶未及釐改而至於壬辰兵火之後太廟永寧俱為灰燼及至丁未始改建太廟而 宣祖大王初欲為都宮之古制收議於廷臣因大臣執不可議遂不行而太廟及永寧仍前為同堂異室之制其時內則有白沙漢陰諸公而象村為大宗伯外則有沙溪以下諸賢都宮之古制則雖因古今之異宜不能



仰承 聖意一正千古之謬而至於永寧之制則當  
初建廟之意與五禮儀圖本之意思果是 恭文以下  
一體並享之意而燕山以後 列聖皆偶未及釐改  
未免以 恭文以下之主因循下藏於祭服等物所  
藏之所則當此永寧本殿一並改初之時想必添建  
正殿一體並享於正殿而遂廢夾室藏主之制而又  
不如此依前又為正殿四間奉安四祖之主又依前  
仍為東西夾室之制而仍奉 恭文以下祀主於此  
此亦又謂之偶未及釐改耶來教所謂遂命一依亂  
前之制其不能正於此固其所也前乎此而不能

改後乎此而不能變云者未知其何謂也伊時內外  
諸賢亦豈不見五禮儀又豈不知同是祀主則分奉  
於正夾之無義耶沙溪之荅象村書中亦不論此一  
款只以都宮古制之粹然難行為言於此亦可知  
祖宗之制必有意義也 祖宗祀主之奉是何等事  
燕山之事設謂之不述其事而其後 列聖又何以  
一向因循未能釐改耶况丁未改建時又不添建正  
殿依前仍奉於夾室者則斷不可謂因循而不改者  
耶 中明宣三朝之未能釐改者則設或護之於因  
循而若 宣廟朝丁未改建時事固不可謂因循而



不改設令又諉之於因循不改而當時 聖祖在上  
碩輔名賢在下改初其廟而猶不添建正殿而依前  
仍奉者今乃因偶然略為修改之舉便以五禮儀圖  
下奉安遷主四字執以為據斷以為當初之制必是  
並享正殿之意而 列聖之仍奉遷主於夾室皆不  
過踵燕山之舊一向因循下藏於祭服等物所藏之  
所者既曰同是祀主則豈有分奉正夾之理也今不  
可不改建正殿十間一體並享云而遂以此為定便  
將撤毀舊廟則設令其見鑿鑿皆是猶不免為太銳  
之歸况未必皆是者耶來教所謂今日之議亦因修

改而發若無修改之後則亦必無此議茲事之因循  
至今者恐不過如此而已云者尤不敢奉以為然  
祖宗祀主之奉是何等事而必因便而釐改若無因  
便之事則雖至累百年之久一向因循下藏於不當  
奉之所而不知改耶 列聖奉先思考之道夫豈如  
此也然祖宗之制未必皆是到後王而更改者自古  
何限而然必謂之祖宗此制乃是此意而非古先  
王之道或到後來如此如此云而請改其制則可也  
今之言者亦若以為國初永寧別廟雖做昭熙之制  
其以 恭文以下祀主奉於夾室者又是其意而皆



非古先王之制也乞為成周都宮之制或依朱子所  
定以穆祖為太廟第一室而歲禘主於其夾室或  
以恭文以下禘主移奉於太廟太祖之夾室如  
周文武世室歲主之制如是為語而請改之則猶或  
可也未聞以祖宗禘主之歲直謂之列聖百餘  
年之所處皆不過無他奉安之所全無意義而苟且  
姑歲於祭服等物所歲之處踵燕山之舊尚今因循  
而不能改而已者也誠若如此則列聖之所以處  
祖宗之禘主者果何如耶雖使並享之義十分是當  
若以此為言而改之則竊恐其大有所不安也其謂

我朝穆祖視周家之制當為后稷之尊而既未免  
為別廟而祭享儀數廢四時之享廢朔望薦新之節  
此是禘廟而已與恭文以下禘主果無所異何有  
正殿夾室分別之事乎况翼度桓三祖之主並享  
於正殿則亦不可以永寧直謂之始祖之廟云者果  
亦似矣孰不知其如此也第當初永寧始建之制為  
奉四祖之主而其後恭文以下禘主移奉於永  
寧之夾室累朝相仍至今不變如上所陳則此必非  
全無意義苟且下歲因循至今而然也累朝之定以  
為制者必有深意蓋穆祖雖遷於別廟而實是我



朝之始祖也 四祖雖並享於正殿而 穆祖為永  
寧第一室則永寧之東西夾室亦當為 穆祖之夾  
室朱夫子所謂宋之僖祖為宋之太廟之第一室則  
其東西夾室乃僖祖之夾室云者正與此相類而只  
是朱夫子所論則以僖祖為太廟之第一室始祖之  
位而此則太廟之外又有別廟既為別廟則乃是禘  
主既為禘主則同是禘主之中又不必分奉於正夾  
之異而已然當初永寧之制既為只奉 四祖而達  
則此是 四祖之廟也非並享羣禘主之廟也及至  
恭靖毀遷之日既不可與 四祖一體並享於正殿

亦不可又為別廟而以子孫禘主上藏於始祖之夾  
室乃是古制 四祖雖不免為遷主而 穆祖實是  
我朝之始祖 翼度桓三祖雖並享於正殿而 穆  
祖是第一室始祖之位而東西夾室亦當為始祖之  
夾室則以其廟擬以為始祖之廟而做古之子孫禘  
主上藏於始祖夾室之制遂以 恭靖以下之主移  
奉於永寧夾室而祭服等物所藏之庫則別為違違  
者此是無於禮之禮而猶有稍做古制之遺意且與  
朱夫子所謂僖祖有廟則其下子孫當禘者實於東  
西夾室於理為順之語亦似有合當初以 恭文以



下禘主移奉於夾室者必是此意累朝之定以為制相仍而不變者亦必是此意此所以為稍存古制之遺意者也若不如直以穆祖為第一室始祖之位而其下藏禘主之制一如周家之制則當只云古制而已何必曰稍存耶此亦是愚淺之臆見雖未見有明白可證而只以累朝之相仍不變丁未改建時又不變舊制之意而見之竊恐其斷然如此也愚淺之見固未知其必是而然竊妄謂若不改祖宗之制仍於東西夾室狹窄難容之處稍加恢拓而依前仍奉恭文以下禘主於此則雖未能便合古先王

之廟制而猶不失為遵守累朝之制者矣若必欲改建正殿十間一體並享則世宗朝永寧初建時及成宗朝五禮儀拱定時必以永寧謂為四祖以後羣禘並享之意則未有明白之證而徒不過為以一時之臆見便將累百年列聖之定制遽以為非一朝毀撤祖宗之廟而改之者也既已撤毀之後或非世宗成宗制作之本意且或有違於其後列聖仍奉夾室之意則當何如耶今者士大夫家祠廟之制設或有如此者至於百餘年之久雖於改違其廟之時亦仍舊制而其後子孫有以一己之見一朝



毀撤而改之者猶且不可况國家宗廟之重 列聖  
百餘年之定制一朝以未可必信未有的證之見粹  
然毀撤而改之未知如何未知如何此愚妄之見終  
不敢以來教為然者也至若皇朝廟制則亦不可謂  
與我朝永寧之制全然相似也 太祖高皇帝初建  
德懿熙仁四祖廟於闕左而各為一廟外為都宮儼  
合成周之制逮至後來襲漢唐之謬未免改為同堂  
異室之制前為正殿後為寢殿神主則奉安於寢殿  
時享於正殿則不奉神主只設神位於正殿設衣冠  
禮畢而藏之而已此溫純所謂太廟時享原設九帝

后冠服者也及乎憲宗之當祔太廟九室已備禮官  
議祫位楊守陳請祫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以下為七  
廟議不行倪文毅岳等請以德祖視周后稷百世不  
祫而懿祖以下當以次祫遷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  
祫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後之所謂皇朝之祫廟者  
即此也既云如古夾室之制則雖云祫廟而實同太  
廟之夾室也德祖為太廟之第一室則太廟之夾室  
乃德祖之夾室也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者所  
以象生之有寢也周禮王宮朝位之制大寢之後有  
燕寢此士之所謂下室也初若為奉祖宗之主別建



一廟如宋紹熙之制則不當建之於寢殿後燕寢之所而今乃倣古夾室之制別建藏祧主之所於寢殿後燕寢之所則此與別廟有異且與我朝永寧之制不同嘉靖以後以興獻帝為睿宗祔于太廟而張璠嚴嵩等多有變亂廟制者德祖之以太廟第一室始祖之位而乃與懿祖以下祧主退藏於祧廟者未知在於何時大明會典是弘治以後累朝增續前後累度頒降於我國之書也此必在於萬曆年間頒降書中德祖之移入祧廟及仁宣兩主之一體並奉於祧廟者此是嘉隆之制非太祖高皇帝當初制作之

本意也當初祧廟之建既曰倣古夾室之制別為藏祧主之所而建之於太廟寢殿之後乃以太祖高皇帝為太廟始祖之位而以德祖退藏於倣古夾室之祧廟則此不過襲晉唐之陋而楊守陳廖道南輩倡之於前而成之於後而已此有朱夫子定論似不當更容他議也宋之太祖以後祧主上藏於紹熙四祖廟之夾室固無其証而一體並奉於四祖廟之正殿者亦無其証只皇朝祧廟會典之制如此而已彼仁宣兩祧主並奉於德懿熙仁四祖廟之正殿者可以為証故便以為斷不復致詳遂為此改建十間一



體並享之議而其實則皇朝祫廟初倣夾室之制為懿祖以下祫主所藏之所而後以德祖又為退藏於此而已本非全然別廟如宋之四祖廟及我朝永寧之比也設令皇朝祫廟之制不至大謬今乃欲倣中朝嘉隆之制遽欲毀我朝列聖百餘年相仍之定制者亦未知其可也况會典之書頒降於壬辰之前壬辰後皇朝文武之臣項輩相望於我國者首尾七八年矣其中多有博聞達禮者伊時我國將有改違太廟之舉萬曆間當時見行廟制一如會典所載則其時薦紳先生或好禮之士必與中朝之人熟講我

國祫廟之制矣而丁未改違時猶不特倣皇朝之制仍守祖宗之舊者此非有深意而何大槩此論有可以一言而定之者雖改百餘年祖宗之舊而若為都宮之古制或依朱子所定以穆祖為太廟之第一室或以恭靖以下祫主移奉於太廟之夾室如周文武世室藏主之制則固不害於改未盡之制以求合乎古也今不能然外此三者而只欲據不可信不足証之五禮儀圖下之語及大明會典嘉隆之制等非古先王之制而遽欲變祖宗百餘年相仍之舊制者决知其不可愚妄之見終始如此非欲以此務勝



而遂非也覽後回教如何

答李龍仁紳夏○巳酉

下示之意係是變禮以此蒙陋何敢妄對然既是七歲則便非殤也似不可以祭及下殤而遂備殤喪之禮也既已以意招魂仍欲笱置以祭則此不過遵先世已行之禮而已也何可因其以意招魂而盡備含贈諸事耶不成喪者不含有贈古禮然而程朱有八歲以上立主之語今以祭及下殤之故既已以意招魂又因既已招魂而含贈等事一依下殤之禮則其將以祭及下殤之故依程朱之論又當立神主耶

既不得立主而只是因已招魂一款盡備下殤之禮則恐未知其可也鄙意則既已招魂仍欲笱置以祭則此不過遵先世已行之禮而已也其他則皆不可備殤喪之禮只事辦而葬似合禮意未知如何大小斂幘目握手等節皆可推此以知也

答李季周端夏○巳酉

即承兄復札恰當一晤傾慰如何所送衣布諸具一一依到當以此用之帶制則弟亦嘗有疑未知洪友之疑亦與弟同否也帶制源委略以所記者別書以呈幸以此問議於洪友如何若果以弟言為是或與



洪友所見相合先造兄帶於初五前以送則何幸何  
幸數日內若蒙見臨可得穩叙是企

別紙

禮記深衣篇云帶下毋壓髀上毋壓脅當無骨者玉  
藻篇曰天子素帶朱裡終辟綠也。謂終竟此帶盡綠之。諸侯素  
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綠兩耳及垂下之紳士練帶率緝兩邊  
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並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  
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  
下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廣之雜帶  
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士帶之辟內外皆緇二寸再繚四寸

士練帶廣二寸再繚要匝亦是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當率緝不見用箴細密不見用箴  
功儀禮疏曰天子諸侯帶繞腰及垂者皆禪也也大夫  
則不禪其繞腰者直禪垂之三尺屈而垂者士則禪  
其末繞三尺所垂者不禪若然大帶所用物大夫已  
上用素士練繒為帶體所禪者用緇士帶博二寸再  
繚四寸屈垂三尺大夫已上大帶博四寸此士卑降  
於大夫已上博二寸再繚共為四寸屈垂三尺則大  
夫已上亦屈垂三尺同矣家禮大帶下註曰帶用白  
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結於前再繚之為兩  
耳乃垂其餘為紳下與裳齊以黑繒飾其紳復以五



采條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圖下註曰王藻云天子素帶朱裡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註云大夫辟其紐及士辟其末而已按終竟也辟緣也竟辟謂盡緣之也紐兩耳也天子以素為帶以朱為裡終腰後至紳皆緣之也諸侯亦然但不朱裡耳大夫緣其兩耳及紳腰後則不緣士惟緣其紳腰及兩耳皆不緣也家禮儀節中王藻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絳下辟下註曰士以練為帶單用之而緹緝其兩邊故謂之絳腰及兩耳皆不緣惟緣其紳今本註禮註夾縫之合如禮單用為是此無言冊雖

不能一一詳細考出而大槩大帶之制源委不出於此深衣本篇不言其制家禮註說後王藻篇士之制以達於上而略有增損也第意常以為官卑者一後家禮為再繚之制而又從儀節單用為是官尊大夫已上則直為四寸之制不必再繚似合禮家本意未知此意如何幸以此議於洪友如何不知所謂尤丈創造之帶果如何否也

與李季周

纜上復札想已入照否即以大帶之制送况輩往質於春文則深以第言為是未知况意及洪友之見果



如何若果以此為是則兄帶似當後再繚之制幸以此通於洪友處數日內先造兄帶以送俾及用於初五冠禮時如何委此更候

與李士原 行道○巳亥

別後尚未作一書相問常切瞻歎未知近日兄况如何昨與士休相會聞兄不能持戒於杯勺以致前患復劇而又有加一層之謗來播洛中豈兄真果有此事耶兄之向日所患固有根柢而未及快復遽有遠行離親去國作客數月以兄喜飲之性必不能節慎故第於臨行一札竊有所奉規之語想兄必能記得

也况所謂加一層之謗兄豈有此事抑恐傳者之誤也然先儒有言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顛錯容貌傾側皆亂也又程門人周恭叔於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之俄而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先生聞之曰此禽獸不若也以父母遺體偶娼賤其可乎昔賢垂訓之意其嚴若此弟雖不敏每誦此語未嘗不悚然自失况若嚴師之臨乎上今兄所處之地與洛下家居時萬萬不同尤豈不當以此數語惕念而為戒耶大槩酒之



為物數杯之後則漸引人入好境自至於沉冥之地  
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是以不及亂一關乃酒人之  
死生路頭也果能時飲一杯有若服藥之為則固不  
害於調氣血而養性靈苟或不然每有失於亂之一  
關則初不若以一劍兩段截然斷之之為愈也况於  
此後果能痛自刻責克去此兩病明窓靜坐之時燈  
下獨眠之際或以經傳推尋義理或以詩律陶寫容  
懷優游調養竣事以歸則豈不大有益於身心而無  
愧悔於君親耶聞兄與本府府伯曾無相識之分而  
千里他鄉理宜親厚縱無舊好獨不可有新知之樂

耶切勿以一往一來為禮亦勿以中間些少事為嫌  
必須須與相會毋令有罅隙而可窺也且於下輩之  
有過亦必須動心忍性遠忘其怒而觀理如何處得  
其中勿之有悔焉則此亦接下之宜為客之道耳相  
愛之極費此葛藤亦可見其至情幸兄有則改之無  
則加勉必以古人所謂忘生徇欲為深恥者為之服  
膺而勉戒也

荅洪伯涵萬容○已酉

頃日牌不進已示不敢自安之意矣今若批下而出  
牌則又何可每踵前計耶恐不得不勉勉而出也今



日令家果不無盛滿之戒令之不出必是此意此意固好矣第雖未免強出而必以謙恭清儉詳慎公明為飭躬用人之方則亦足為持盈之道何必有傷於分義終至坐罷而後已耶鄙見如此唯在令量處

荅俞胤甫 命胤○丙午

杜門空山與世相隔不意華翰落在手中開緘疾讀恍若對晤况承臨吊亡兄靈筵俯仰愴悼之示把紙哽咽益覺腸寸寸裂也某受知於先庭實不淺淺忘年與位許以陪遊常有簞簞道誼相期千載之意不但以故人之稚弟而已也豈料轉眄之頃人事至此

先庭墓草條已三宿而亡兄又且下會於九原獨此病孱餘骸尚滯人世忽忽踽踽生趣都盡寧欲優游丘壑以了殘年追念疇昔每切愴恨今聞尊兄造朝而亦無由相對展此哀臆尤不勝黯結之至不宣家禮源流四冊曾蒙先令監不鄙特使修潤旋因僉尊俯索未及卒業而還丁寧之托雖愧不敢當而未盡寓目尚有餘恨此書一秩自尼山尹執義所亦方來此而頗有與其書不同處竊欲更玩前本以寓敬慕之誠倘蒙因便復賜寄示何幸何幸校玩若畢則當即奉還耳



答李抱川 知白。戊申

疑禮問解銘旌條及禮記初喪行祭條贈送稱以召  
史果似不典而既是法典文字生前公私文券皆以  
此稱之則獨於身後改以氏稱未知何如沙溪之答  
雖如此終似有犯分之嫌上年生之外庶祖母喪庶  
叔以某氏書銘旌庶祖母是高霄峯之孫為生外祖  
別室而其後諸公皆以稱氏為不可云前秋生之庶  
母之喪生以召史書銘旌及神主此則與此喪亦不  
無貴賤之別不可一例言耶大槩稱以召史則雖似  
不典自有國法可據必欲稱氏則不無犯分之嫌蓋

無禮文可據故也與其後無可據者而有犯分之嫌  
曷若從國典之為穩耶沙溪所謂稱某姓者則終未  
知其可也遭喪行祭禮記所云乃指大小祥以言而  
忌祭之行與不行亦可推此而知之喪既出於遠外  
又是既殯之後則似當仍行忌祭耳降服與否則家  
禮圖雖只以嫁返者為言而家禮不杖期下本註以  
姊妹適人與無夫與子者為言則其不降明白矣

答趙叔平 相與子直 相是。戊申

所示居聖立廟及延平先生祀事俱是斯文莫大  
之論也顧此淺陋之見何敢妄有所云云第承來示



此論之行固已久矣而今者大學又將欲繼同春而發則今日此論非自大學而創始之者也槩此兩議義理之當不當則固無容更議只以時勢言之既以前日同春之議不以為非時則到今數年之間寧有異同也迺平從祀之請亦既發於此時則啓聖立廟之論亦何有異耶啓聖廟事非自私治間始發也啓聖王之號始加於胡元至順年間至於立廟別祀則熊氏諸儒已有其意而逮至洪武初宋龍門濂解大紳縉等復起其說厥後弘治間程謝諸公相繼開明之及至嘉靖初始以張孚敬之議乃正先師位號祀

典肇祀啓聖公於別廟顏曾思孟之父皆稱先賢左右配享程太中朱韋齋蔡石山皆稱先儒從祀兩廡萬曆間又有蔡元定與顏曾之父不同合祀文廟濂溪之父輔成與橫渠之父亦當比例於珣松之議迺平從祀事則既有前日同春之創其所援據者今不必更贅而朱夫子滄洲精舍七賢從祀之例足為後來之証其後諸儒定論之有無似不足論也朱夫子之於迺平必不至阿其所好籍溪屏山諸賢無非朱子之師而獨以迺平並六賢而從祀於先聖者豈無意也朱夫子自就迺平之後始得伊洛正傳是以平



龍圖閣書卷之三  
日言語文字必以延平為傳道之師考之諸書亦可  
知也先儒請祀龜山而曰無龜山則無朱子云若無  
延平則其有朱子耶滄洲從祀周程邵張司馬六賢  
已入聖廟而延平獨未及預焉何以上慰朱夫子之  
靈於冥冥之中耶胡元之末因胡瑜達言已將揚龜  
山李延平胡文定蔡九峯真西山俱加封爵列于從  
祀而以世變不及徧行天下其後皇朝諸儒請祀龜  
山而亦舉此為証龜山文定九峯西山遂次第陞祀  
而獨延平又未及預焉此豈非斯文之闕典歟蓋我  
朝聖廟祀典之制多有可議若欲為窮源之論則其

說甚長恐不可草草也張孚敬雖以興獻之議得罪  
正論而若其奏正聖廟祀典稱以先師先賢先儒而  
塑像封謚一併撤革且別建啓聖祠以正倫序者可  
謂度越前代比如王安石信祖不遷之議不可以出  
於其人而並廢其論也明矣我國聖廟從祀當初只  
導中朝正統年間刊定之制其後皇朝多有陞黜釐  
正之舉而我國則仍之是以正統以後皇朝之見黜  
者我國則仍之皇朝之增入者我國則闕焉光海初  
年五賢從祀之時有一遵皇朝釐正之論收議於廷  
臣而亦未克行考之於諸先正文集亦可見也雖以



即今聖廟從祀者言之其位次先後封謚字號亦多有顛倒差謬者周張程朱諸大賢之不得陞祀於殿上泛列於兩廡者亦可謂斯文大事此是鄙生平日所常慨然於中者茲並及之兩賢從祀並舉之論則愈待之見似為得之未知如何

答趙子直 癸卯

昨日從姪所傳就承左右手札此非尋常問訊之言也其文辭之富麗贍暢已足以令人傾歎而况其欲拔於流俗之中留心於向上之學之意溢於言辭之表此實今世之所罕觀者奉讀再三尤有以起予之

病劣也第此鋪張稱道之語誤加於萬萬不似之身苟非左右聽聞之過則抑恐此紙謬傳於僕也蓋古人於相與之際苟無一日之雅則固有先之以書以為贄者而或以道學之淵源或以德容之盛美考之洛閩諸書班班可見自此以下遂多慕效而為之者而亦未聞有徒以無實之譽虛施於不似之人者也僕本稟賦虛薄自少善病加以早出宦路將攝失宜遽嬰痼疾分甘散廢杜門塊壘者今已五年于此矣惛辱漸頓日與藥叢為伴志氣摧落既無當世之意則時或稍近書冊排遣病懷雖不可謂全然無意於



斯學而性質凡魯實無將就之望況且上無明師之  
誨傍無彊輔之助茅塞轉深憤憤度日若使左右見  
此容貌辭氣而察其所為則特冗然一庸人耳想必  
唾之而去不知左右何取於此乃為此入必指笑之  
舉耶僕之於左右世誼甚篤非無一日之雅者也真  
是父子兄弟之交也倘以世好之誼時許過後質疑  
問難以資講劇之益則不有益於左右必有益於僕  
此則僕亦何敢辭焉記僕昔與尤春兩丈屢以書往  
復書中畧有稱道之語尤丈答書見責曰吾輩當屏  
去華飾只以籃籃道義相期於千載之下云此丈此

語實非泛然自謙之意而已幸左右之深味之也固  
不可以不似之身處辱左右之眷而亦不可因此而  
闕然無報遂廢高明之盛意謹以此回復望須恕諒  
不宣

荅羅顯道

良佐○丁未

昏禮節自既未能盡行古禮則惟當一遵家禮家禮  
既有見宗子之文何可以儀節之闕而不行耶尼鄉  
笏記中見尊於舅姑者条下不言贄之有無者似從  
儀節而儀節云不同居則廟見而後往無贄云恐不  
足為明証盖家禮本註既云如見舅姑之禮見宗子



亦然而婚見宗子夫婦不用幣則彼此文勢語意之相應後可知矣既云如見舅姑之禮則似當有贄既有贄則自可無無意義連八拜之嫌春丈家婚禮時春丈與樂靜夫人皆受孫婦之贄者必以此也今亦倣此而行之恐合禮意未知如何本註所謂如冠禮無贄云者似只指還拜諸尊丈于兩序而言也若連上文並謂無贄則見尊於舅姑者時既無贄安得如見舅姑之禮也無贄而猶如見舅姑之禮則自不免為無意義連八拜之歸矣左右之疑然矣以此言之則其必有贄似無可疑耳節目中納幣之禮則既已

行之者今不校正其下諸条燈下忙急校閱雖未能一一參互證正而然似無大段違誤處耳服色饌品姑從時俗似無不可此亦朱子家禮之意也

荅羅顯道

賢季醮禮只隔數日感念平昔方切愴疚之懷即承委札之問稍慰稍慰示意及朴弟書一一奉悉朴弟所謂稍傷繁縟者固當然寧詳而無略依此行之是矣見尊於舅姑者如見舅姑之禮下文文勢朴弟之見亦似然矣而左右所論似尤得之儀節無贄二字在於廟見而後往之下則亦不足為明証大槩古人



豈不云緣人情而制禮乎今日大夫人之於新婦雖不免為尊於舅姑之諸尊而參以人情亦與他尊長之尊於舅姑者不同禮雖無明文猶或可以義起况家禮本文文勢固似有贅其必無贅既不能明白而若以長者家之已行者言之則春丈家所已行者如前所示此亦必參酌有據而行之者也既行於祖與外祖母則今日新婦獨不可行此禮於大夫人前耶况今日尊家當行此禮者只是大夫人一位則尤似無礙鄙意則如此未知如何惟在左右酌而行之耳見宗子之禮則似不可以儀節之闕而不行也若無

奠贄一節則未知詣堂上如舅姑禮者是何事耶左右所謂婿見婦之宗子諸親黨奈特言不用幣尤可見婦之見宗子必有幣者亦似得之耳南向之位固當從家禮而儀節本註興拜處及小註北向云者亦不無與圖及家禮不相合者又於禮婦時則亦似有形勢位向順逆之異亦可疑耳日子已迫恐不得更與反復可歎眼患方苦燈下胡草不宣

與李景源河趙靜春仁壽○丙午

今朝所講七閏為一章之註適因紛擾未能明白解說無客後獨卧更見則固自明白而偶未洞然說破



也槩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二百六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六百七十三分全日一百九十日零分積一萬  
五千七百一十三分以日法九  
百四十除之計成日將此數於十九年內分作七  
閏月計三七二百一十日內少三日二百六十七  
分七閏之中合除此三日二百六十七分以六百七  
十三分合  
三日二百六十七分而計之則為四全日通前數為  
二百一十日而除此三日二百六十七分則乃二百  
六日六分七分均作三箇月小盡正恰好

七閏謂之一章而然必以十九歲而無餘分者九為  
天數之終十為地數之終十九歲而天地之數俱終  
故氣朔分齊定是冬至在十一月朔是謂至朔同日

而為一章之歲也積至八十一章則其盈虛之餘盡  
而復始啓蒙經世律呂新書皇極內篇諸解皆可推  
此而知也

七閏月皆是大月則乃是二百一十日而除三日二  
百六十七分則只是二百零六日六百七十三分以  
此二百零六日六百七十三分分作大小七閏月而  
七閏月之中又以三箇二十九日均作三箇小月則  
四箇三十日乃一百二十日也三箇二十九日乃八  
十七日也合而計之則乃二百零七日而此乃二百  
零六日六百七十三分也未滿於七日之數矣均作  
三箇小月而又未滿七日之數故謂之小盡其所謂  
六百七十三分者自入當為二百七日而此只是二  
於未滿七日數之中也



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而未滿於七日之數然則賢  
所疑餘分六百七十三分無歸屬處云者自應入於  
未滿七日數之中矣有何無歸屬之疑乎大槩必欲  
窮本洞解則八刻三分刻之一乃十二辰之例也起  
於子至於亥而為一日滿百刻五日為一候三候為  
一氣六氣為一時二十四氣為一歲必須盡解此諸  
法一一布算而後可以洞解無疑而方此伏枕苦痛  
不能一一書報只待後日相對更與面講耳  
此在學者固不可不知而然非初學急務深恐其或  
驚虛速或流數學之歸只宜略解其大槩而切勿專

意於此唯以存心向裡切問近思為加工日勉之地  
如何

答李趙兩生

科事去取之間古人已自有行之者何至於持疑難  
決耶我之誠意能回父兄之志則固大善若不能如  
此一向強之則何可違父兄之命耶時文之累得失  
之撓則唯在左右先立其大者之固本固如何耳大  
槩雖不免隨俗應舉而依舊志專在此不以得失累  
我靈臺則有何此輕彼重之患耶以此積習以至純  
熟則雖或應舉恐不至為害耳暮三百註則見此來



示始覺僉侍之尚不能釋然於此者只緣六百七十  
三分既不滿九百四十分之數則何以為一日而翌  
日為至朔同日之意而已也如此為疑亦似然矣而  
實不然也餘分之數盡於十九歲閏十月二十九日  
午前此即所謂六百七十三分也六百七十三分之  
外則又以新分繼之滿其九百四十分之數而為一  
日其明日則便是至朔同日既至者天與日之中氣  
也中氣之入不必隨新分而即入也槩以劉歆三統  
曆法言之則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為一會八十  
一章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十九歲一章之末閏十月

二十九日則餘分之數盡於午前此所謂盡於六百  
七十三分者也以至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則  
餘分之數恰盡於閏十月二十九日亥末更無毫髮  
餘其翌日子初始入新分此所謂餘分之數盡而復  
始者也乃漢之太初曆重新起數之規此時則日月  
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此外則餘分之數不必滿九  
百四十分之數而後為盡於二十九日耳然此不可  
如是草率言之只誤他日面講一一耳

僉侍書中每有先生門下之稱吾輩當以簞簞之  
義相期何必為此外飾耶此後切須去之



答李景源

承示慮其學業之未進有反為心疾之語何為若此也疾病憂患皆自外至為親應舉亦非所可已者則皆非我志荒而廢業也常存此心惟以奪志為戒則未死之前無非為學之日也何必為此躁擾反致生病耶更須勉之諸冊早晚袖還為好

答林德涵 泳○丙午

來書頗有惕然感發於此事之意朱夫子工夫易間斷義理難推尋歲月如流甚可憂懼此數語誠可服膺左右於大學一書今始有可疑云此似是好消息

更須益加勉勵也深恨鹵莽此甚不能有輔於高明而虛承春府縷縷之示還切慙歎耳近於此中得一新區極有林壑幽靜之勝將營小構以邀高靜觀涵一太極等名各揭其號擬作蠹魚於其間以送餘景柳第尚運頗有志此事約於明春來與同處此間數三士子亦有有意於此者若又得左右而共之則豈不尤可喜耶但慮君病不得如意也

與林德涵

頃日所論虛靈理氣說適因紛擾未得細講可歎大槩合而論之則虛靈是心之體知覺是心之用而若



於其中又細分之虛則主理言而氣在其中靈則主  
氣言而理在其中而其所以一虛一靈者無非理之  
所為也如此說則可無破綻不但其體段如此而已  
也若如君言直以虛靈為氣而以所以虛靈為理則  
此與一陰一陽之謂道發之者氣所以發者理也等  
處有些不同槩直以虛為理靈為氣而分之固不可  
又直以虛靈為氣而所以虛靈為理而分之亦不可  
細看先儒諸說則可洞然也此非草草及於紙末者  
而喜君致意之深且恨無由更與面講姑此漫及之  
耳

與林德涵

夫子所謂鮮仁程子乃以非仁釋之何也曰夫子  
之言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程子則慎  
夫讀者之不察而於巧言令色之中求少許之仁  
焉是以推本聖人之意直斷其不仁以解害辭之  
惑也說經如此其可謂有功矣而後之說者猶紛  
紛然置曲說於其間其亦不察也夫曰范氏之說  
如何曰聖人之意所謂鮮矣仁者蓋曰如是之人  
少有仁者云耳非謂如是之人其仁少也今日有  
時而仁又曰其心未必不仁則失之矣夫人心本



皆仁雖或賊之而豈可以多少論哉且曰有時則  
又不在乎心而在乎時矣又曰為利而其心未必  
不仁則豈有其心為利而猶得為仁者耶是皆牽  
於鮮之為少而不察乎聖言婉微之體是以曲為  
之說而失之觀程夫子之言則可以見其得失  
此是或問說撮其要者也朱夫子始著論孟精義後  
更名集義要義詳說約其精粹者為集註又疏其所  
以去就之意為或問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  
問則不復釐正其間去就或有不同者故不行於世  
而然其下析毫釐互有發明亦學者所當熟味也生

頃於左右之說喜其親切於自治矣更詳閱之則或  
問說既如此丁寧明白集註之意亦別無與此不合  
者而又去范氏之說於集註則意尤可知何可以或  
問之說而諉為未定之論別生他見耶必欲主張已  
見終始不捨則亦一說經為學之病不可不察耳  
羅整菴困知記曰朱子語類有云道謙言云云李延  
平所稱謙開善者必此人也云道謙即宗杲大慧師  
之弟子撰集大慧語錄詳見文獻通考所謂宗杲即  
朱子所稱杲老而大慧語錄即其往復書札收錄者  
也頃見左右未詳謙開善之為何人且以謙開之善



處為言故並此及之

與李義叔微明○丙午

不見書亦已久矣方切懸徠即因泥峴所傳得見前日之札慰慰吾則漠然不知昨見洛中諸書而始知君近有以從祀事通文大學之舉云然耶此是莫重莫大之事不可以一人一時之見輕率為之也明矣本非謂論議之不是也雖是極是之事亦自有其時亦自有其人矣君以何人而乃不自量忽然為此舉措於今日耶侍病醫藥之暇閉門靜處讀書治心以慎言動此是君第一急務而後前縷縷言之者也今

乃大與此相反忽作如許舉措取人駭笑定何事耶竊觀近日洛中年少之儒全不知閉門讀書治心慎言動之為何事惟以出入學宮排張論議互相吹噓汲引擯斥搏擊為能事遂以此為通塞升黜得名取譽之資甚非美習常以為憂豈料君乃亦忽為此舉耶設令君之所為十分是當而既是重大之論則前後來此時一不言及此等事於我何也尤極可恠君於此後若能一變此習勿為閑出入勿為閑議論絕去浮薄之態唯以靜處讀書為務則猶或可望若欲一向為如此舉止則深恐讀書無益也况無暇於讀



書也耶極可咄歎不具

答李義叔丁未

只以常道言之則某日入棺與否在京無路即知唯當以聞訃第四日成服而但此則與常道不同既有撥便其日午前喪次所為在此得聞於午後昨日柳第之書如此昨日棺材尚不得得來則雖極神速必不得入棺於昨日之內然則在此之人既知其未及入棺而只據聞訃第四日之文徑自成服於未入棺之前大非禮文本意今日則雖極夜深想必入棺成服一節退行於明日似當一見之某日入去與否不

復論也



静觀齋先生集卷之十三



